



「旅人的故事」

李子俊

鍾梅音著・大地出版社

雖然鍾女士在其跋中云：「離開臺灣忽已整整四年，在這期間，祖國經過許多驚濤駭浪，在外的遊子也備嘗受人歧視的苦痛。」但是，閱畢全書，竟找不着一絲鍾女士的憂苦之情，有的只是一介小婦人遠遊異邦的竊喜。在許久以前，有個叫劉鶚的，寫了本中國山東附近的遊記，卻已使得滿書充滿哭泣之情與哀國之痛了。實在很難令人想

像：同是在國家存亡危急之秋所寫的同類的題材，竟有如此天淵之別，何況鍾女士所著之書，有時在景物描寫之處，尚不及一本導遊手冊更能引人遐思；該書雖以有精美圖片為號召，卻多來自風景明信片，或是月曆牌，或是宣傳手冊，書的最大特色，可以說就是「花團錦簇，包羅萬象。」它告訴了我們許多我們所早已知悉的常識，如愛迪生、福斯特、林肯、貝多芬等等，也告訴了我們許多她的日常起居的流水生活，不知怎地，我們總覺得有窺望人家生活的羞慚感（或者少許的新鮮、快感），但是若作為一本擺在案頭的書籍，偶而翻閱的話，我們還是願意擺上「老殘遊記」，或者就空在那兒，等著擺上鍾女士的童話集。

劉長卿說：「孤雲將野鶴，豈向人間住。莫買沃洲山，時人已知處。」就是這個意思。